

^ 16
249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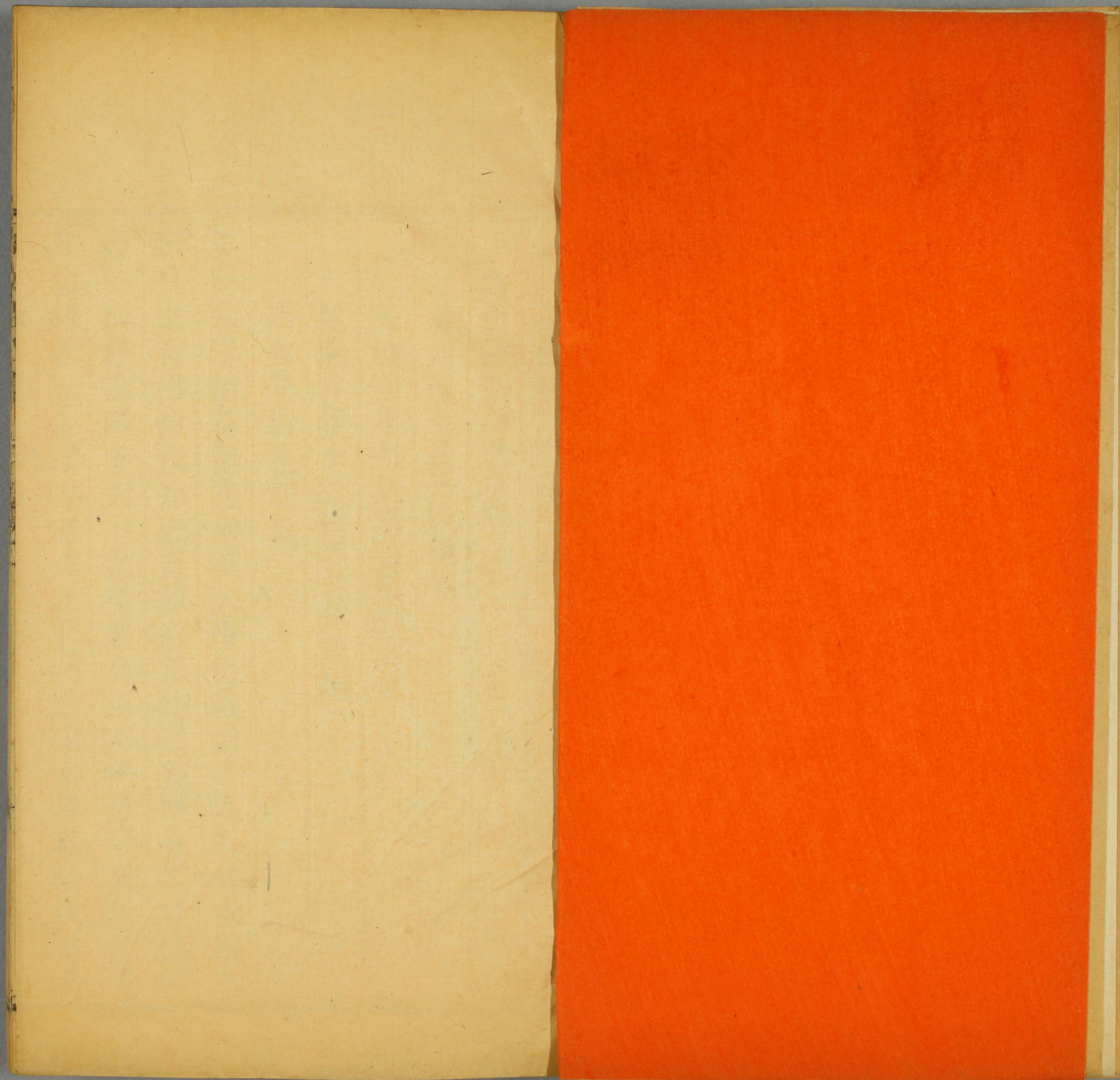


邱海二公合集

和 6
2493
10-2

16
2493

門和 16
號 2493
第 10-2



邱文莊公集卷之一

瓊山邱濬仲深甫著

弘治三年長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七代冢孫爾

穀重編

乾隆廿年十二代孫名邦重編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爲治國平天



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
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
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
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
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
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
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
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
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卷
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

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日委金
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
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
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
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
之外者况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
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叅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
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
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於清閒之燕時
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

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
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
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
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
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
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
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
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
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
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齋以所撰大學

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 上進謹具題知欽奉聖旨
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
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膳 副本發福建布政司著書
坊刊行禮部知道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爲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
乞恩休致未蒙允許臣祇奉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涖事少
待來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
敕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
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

省尚不敢受此重任况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起陞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羣賢布列之時用此尪羸無用之老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頓困纂修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繁勢不能久凡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知伏望皇上鑒思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念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旨卿歷任年深茲特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力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爲

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謨謀 叅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
時過然後用之則年既耄矣力 旣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
之雖有可用之才決爲之志勢 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
智機巧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仰 惟我太宗皇帝首擢儒臣
七人入直內閣預聞機務自永 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
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 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
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 故能裨贊以成治功如臣
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竊知章 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
以積資累考微幸至於極品所 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
循以至致事之期今犬馬之齒 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去病

勢日加無能爲之力無可待之勢 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鐘
鳴漏盡之時也臣所以不避嚴 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爲矯
飾之行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以徼虛名蓋反已內省的
然自知不足以當朝廷重任恐 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
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 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
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 隆恩典之厚比諸庶僚懸
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 一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
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疎 衰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
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 非小小也夫學而爲儒得
以所學爲聖明之用處論思之 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

至榮儒者之大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旣與而辭况臣幼
有志用世於凡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畱心竊恐一旦爲時
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卽問見
事卽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
正以待夫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爲聖明所棄正臣竭誠
盡心攄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顧乃屢行奏章以辭
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
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敕感激之極不覺淚零旣而自
恨自歎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聖恩下孤素志興言及
此中心惘然伏望皇 上察臣山衷之辭實非虛僞之讓
其老病賜以生還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勝
感戴天恩之至奉旨 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
不允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 手敕命臣於內閣辦事二十五日臣
具本陳情辭免未蒙 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聖旨
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遵臣按
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
爲節初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辭而至於三
必其情真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

脩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
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
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皇上
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
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有異同臣何
故乃敢故違詔旨而決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
循常調皇上嗣登寶位之初未經兩月卽超陞爲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臣進所纂大學衍義補仰塵睿覽厚加賜賚
又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裨命下書坊刊行
既而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

臣以年至七十乞恩休致又蒙聖恩令臣朔望朝參以終
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田里疊蒙
聖旨勉留而有年深學行老成特茲畱用之諭茲者特降
內閣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
惟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
豈不知感殺身以報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密勿之地
天下治亂安危所係非優老養疴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
無定見方年少氣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爲今則閱世久而
歷事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
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言失

富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爲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渺有非老人心志摧頽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已自揣而冒昧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渺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祇受臣竊原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九重而閑之燕或嘗畱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爲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其類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丘園歌詠太平以爲聖世之全臣屢犯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旨朝廷用人已有敕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王文莊公集 卷之一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聖眷有以見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爾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詔旨但血氣既衰藥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况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

古典哉且處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在外交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或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可貴恩典爲優年既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力疾策衰伴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

國家之事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修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我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僅六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卽蒙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修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卽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修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諭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備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天威不勝恐懼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齋赴通政司具奏以聞奉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道

其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爲儲養賢才事開具給事中涂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本部題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徑自查照奏請施行臣等看得選新

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樂二年爲始自是以來或
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
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
其所選士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於試卷中
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
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
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國之文輔
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愚見以爲天爲國家生育人
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
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
於地方年歲則是見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
必皆成臣請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
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錄其平日所作文字
如論策詩賦序記箴銘雜著擬官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
以上限一月以裏赴禮部投獻禮部閱視訖編號封送翰
林考訂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該司仍
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事例於午
裏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不係
假手卽取以預選若其辭鈞棘而意詭僻者不在所取中
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

上
文
公
集
卷
之
一
二
構文字於此一月之間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
試若果筆路疏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
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畱所畱不過三五輩如
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論議便堪供事所
畱者多有過人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名世上有得人
之實下無遺才之歎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
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
乃其素願謹具題請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
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卽以言爲資因言而以身爲獻致其
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酬
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
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旣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
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粵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
傅說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
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
崇入相十可之請是官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

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大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疎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學術荒疎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奈無嘉言以爲資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死無益也是以上三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志不苟先定而泛泛焉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纒纒焉爲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卽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先資之言而直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九重之獻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爲之製乃補宋儒真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

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胃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爲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深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真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畷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叅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省覽如有可行特

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畱以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亦望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時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徒取一己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知伏候敕旨奉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淨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斲石自長安左門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邀截趕打已蒙

聖旨着錦衣衛將爲首的拏送本衛好生打著問今錦衣衛官已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請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爲治必防微杜漸恐生禍階今淨身人敢於宮闕之前聚衆至千各持木石趕打執政大臣茲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害彝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罪其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倡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舉皆畿甸之產又聞不止此也此外尚有數

十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今將用此一起人則彼同類之已淨身者接迹而來趨未淨者聞風而做做八郡之中其民幾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并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爲事之吏填實京畿以壯固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內府一家免差役而又推及其親鄰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少若不痛爲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積壓平民何以克堪且自漢罷肉刑之後朝廷官府不用官刑而閭里街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絕其種類而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哉夫人生有血肉之軀有骨

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孰不欲延其類此輩生太平之時無天闕之患而甘爲此者彼但見今內諸司侍從之臣爲朝廷所任意欲做彼殊不知受異數者固多而淹常調者亦不少况其人遭家不造不幸爲人所誑誤緣事所係累受朝廷罔極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王室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人交接心純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者或出於隱宮或不得已顛撲傷損所至非有所覬望而然也非若此輩處心積慮要叨富貴然國家錢糧有限職任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旦所願不遂安知其不悔前失而肆無

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闕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觀皇明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剝鬮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聖祖之訓雖以天子受天之命人臣稟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爲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朝廷之生靈爲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母之遺體果何心哉伏望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憐小民蚩蠢之愚遵太祖非法用刑之戒廣太宗填實京畿之政不追咎其既往

惟限制其將來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罪其父母及其戶首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用力下手之人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賞以死罪人梟首示衆被害之人果年十五以下無知識者量畱備用十五以上分送藩府如有不服使令私自逃回者罪坐引誘窩藏之人經過地方官司仍行各處巡檢司嚴加盤詰有提獲者考滿得與軍囚一例陞用臣叨以凡庸爲朝廷所任用係國家大計不敢緘默爲此不恤後患謹具題知伏乞聖恩保護使臣等不受張彝之禍不勝大幸

請味爽視朝奏

仰惟皇上自卽位以來一應朝儀悉遵先朝故事每日臨御有常時臣下趨見有常候七年于茲有如一日凡內外臣庶得於見聞者莫不贊歎以爲皇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勵之心有警戒相成之助太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閒有晏時然亦尋復如舊近三月間往往于卯未方出臨朝鐘鼓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爲皇上勤政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其爲聖政之累誠非細故臣謹按宋儒朱熹解詩之雞鳴篇有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旣鳴矣會朝之臣旣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蓋其夙興之

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警與不畱於逸欲何以能此又嘗伏觀太宗皇帝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朕每旦四鼓遂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卽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臣等謹錄如前而又竊有見焉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于今日率以昧爽為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時夜氣既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內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

見聽斷不惑昔人所謂一日之計在於寅誠非虛語也伏願皇上諷詠先賢解詩之言佩服聖祖諭臣之誥每日常朝率以昧爽為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民庶驚訝之心息遠近傳播之議其於聖德所補非小而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

乞免李興夔彭程戍邊奏

某日欽蒙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之罪備聞皇上所以審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超出衆議之表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竦畏服竊惟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祖宗法

度亦多廢棄且如憲綱一書專爲御史而設今之爲御史者非但不行其事且又不看其書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爲當然其來也遠矣今一旦忽然寘之于死謫之以戍知道理者固謂朝廷設立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歿一二人可也今乃打歿至十有三命誅一懲百亦不爲過又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愚頑小民不識忌諱尚有不恕彼以進士發身爲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先朝未流之弊明白指言罪不容誅矣然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不能人人而曉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矣彼但

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爲當然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朝廷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然此猶一時之事爾若夫書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臣切觀自古作史者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有罪當死則曰誅無罪不當死則曰殺臣下有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核其人情罪而爲之書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哉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遣不徒快一時之意而必爲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惡而必示

萬人之戒發雄斷於委靡不振之餘施仁恩於垂亾無救之地此所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願皇上待法司具本復奏之日着都察院堂上官率領各道御史押李興於奉天門下遣司禮監太監傳旨宣諭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而屈法申恩如臣等初議免李興歿發極邊地彭程或降雜職充吏或除名爲民仍敕吏部及都察院今後選御史理刑讀誦憲綱必須通解然後考選其見任者一應行事俱要遵依憲綱如此則一事之行而衆善之備見聖明愛恤民命之仁見尊嚴宗廟之孝申祖宗成憲於久廢之餘舉威憲舊規於不振之後全國家正大之體革小人浮躁之風

奏再乞免李興歿彭程充軍

某日欽奉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寘李興于歿彭程充軍臣等待罪內閣凡遇事之有關於國家大體者不敢不言况此事非但於國體有損而於聖德亦有累焉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推皇上稟天縱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以立萬世之基正在此時然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於天心屢有災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尚未安全一旦忽有誅譴言官之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

冊非嘉績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聖德益崇閱世久而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萬歿無益矣况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為先帝所任用以致顯榮受恩深重歿無以報若彭程之詆毀果出其本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固無私徇亦非有陰私隱惡而畏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獄果出於被害者眷屬之訴冤而不出於告訐則二人之罪皇上雖欲赦之臣等固以執法歿不奉詔矣豈肯申救之哉臣等所以切切為之言者據理之正原彼之情守祖宗之法

保宗社之福焉耳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自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為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于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

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旣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自起編剿之念顧一人之間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

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使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麤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予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于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剝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覲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
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
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
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
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
之歲小毖求助肇啓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
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擴充
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口
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畱心於
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
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懸厚祿以何禪年近七十
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
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
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
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
觀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
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
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
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竝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
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爲盛
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
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
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
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昏德之可厭皆未有若
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
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
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
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緹波盡人版圖
之內西亘金河北瀾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域中
通八荒於化外奇敵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鷺舉占
屈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夸
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天命以
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
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
不同館閣所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
寰宇記之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
肆我聖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旣時如
有待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歷

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畱睿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遺掌遍閱累朝之史翦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家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畱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夸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威容示皇威于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劇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漢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燕書同文車

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卽田功以弘治本帝籍千畝躬稼事以爲民先當奉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萬姓歡騰恭惟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遙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不于其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先祖之享庶幾知

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日農祥晨正土脈春滋卽齋宮以潔心欵嘉壇而舉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之間綠耦朱紘容與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駿借力以終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旣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希闢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粹爲神倉以儲馨稷載告寶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

上文苑公集 卷之一
功德之敷遺既大典冊之紀述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
成前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惟憲宗純皇帝以
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
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纘五聖之洪圖帝
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
朝尊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
朝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
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
孚之妙介福于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
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

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董邦
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
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己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
喜怒以濫加雖一嘖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
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卽革心寇或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
職時和歲豐允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
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哀經者如喪考
妣不有信史曷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爲大孝恭
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巖羹墻之如見著存不
忘躬歷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適駿子先

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別開史局羣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祕述實訓爲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

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况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深有慙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請建儲表 弘治壬子

茲以皇天眷命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皇上早頒冊命正位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爲國建儲用

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洊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爲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虛七鬯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旣儲祥而委社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宗社之重而豫爲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磐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祖宗佑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國本當在所先粵惟震長主噐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上以承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行人禮恭惟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皇上雖以幼冲爲辭然聖嗣本以生知爲德矧居嫡而居長實克疑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爲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允伏望皇上奉率

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貳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
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
聲於九有登闕昌祚綿寶歷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爲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用繫
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早建之議
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主一之斷照臨
所逮鼓舞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
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悞物無違拒是以三靈
薦祉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九重丹詔
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驪聲遠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
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冀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
允符伏望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爲瀆
勿以聖子尚幼爲辭上以奉兩宮之權下以愜萬民之望
特頒冊命早建儲君郊社宗祊皆于焉有所慶賴華夸蠻
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上文莊公集卷之二

宗錄續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 袁濤 選定

吳

符詩 馮廷瑛 重編

王贊獻甫

伍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

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旣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剽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

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蓋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旣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二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雖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雖不止乎一隅然一隅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仿

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邊方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竝駕前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

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闔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七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讜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二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以江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

姚非宋此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赫赫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穉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攜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

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韓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畱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武夷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夷瀆水自庾嶺下與武夷合是爲曲江張公旣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夷蓋有意以匹張與余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觀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竝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二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興江以

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掄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無有焉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產予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攜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韓通判涂君暉請畱此刻郡齋中且求爲序予旣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爲越之人士解嘲云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爲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輒筆錄之以爲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敘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旣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爲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爲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爲外書世儒於此三書

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
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
方之士止傳蘇學雖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爲
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
家傳其書而人爲此學但其微言輿論多散見於傳註或
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覩此書
之全一何幸哉此蓋南昌張廷祥編修以所得舊本屬其
友劍江涂伯輔憲副俾刻梓以垂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
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
卷各自爲名今憲副君乃以編修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

子全書云

玉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刪之定之
修之皆出自其手筆旣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卽其所見者
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爲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
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爲
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
述作者無不符合真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
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
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

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爲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爲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撰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闕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聞產爲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輩卿氏爲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爲十五旣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輩卿諱伯羽世居建

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爲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爲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徧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略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敘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六經言

文之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爲一後世言
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
其意蓋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儔顛顛焉似文名天下以
文論人若司馬文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
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爲尚也
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傳家集與公世家
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敷歷中外終刑部尚書考其一生
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爲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
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
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藝
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濬對大廷
時公爲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寘之舉首爲當筆者
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簣時不及致一
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
然濬於公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
公卿大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
職詞翰官館閣者爲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
不皆然馴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
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
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爲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維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已巳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叅預大政是歲濬叨登進士第選人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廁

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爲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膺貢來京師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爲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警欬然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爲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永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乎拭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而爲威儀氣出而爲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漸盡

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爲辭采載爲簡冊而長
畱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
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於洪武長於永樂仕於宣德正
統之間而大用於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樸猶未至
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爲
尚而不爲雕肝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
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爲人凡其立心行已蒞官臨事如其
爲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
見先生卽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
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擬古人而

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
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
無滓繹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
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鉉字孟勤官至太子
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旣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下之川
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滄涵以爲海廣南居嶺海之間受
天下山川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
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

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纍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略而未詳也入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于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蘖茅之生然不害其爲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茲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

鄱陽吳君中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陽高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千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子序至是高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瀦也嶺爲山之支海爲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南蠻之習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

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
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
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
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
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
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
也雖爲廣郡而作凡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
也島夸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爲是序也豈爲一郡志
哉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
表年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
之蓋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倚歟休
哉體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
洙以考試官請上以命侍講臣濬編修臣華臣等奉命惟
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鎡教諭臣
鏞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煥爲同考官八人
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
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
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充焉蔚然固多

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二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聖賢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典其道大以明宛然邃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畿以觀四方絲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下日以經爲學以儒爲名以豪傑自負躬逢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也必有其心

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顧不偉與臣濟祇奉明詔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

會試錄序

我大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卽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旣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爲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

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九有二年而爲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卽口陛辭往蒞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爲錄以傳臣濬當敘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與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朝之興首表章之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遍於郡

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爲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略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

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焉俾知所戒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殊方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略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公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喻戶曉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

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而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儒失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世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

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嗷嗷然作爲文章以
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
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
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
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
之好議人者已懵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也聞
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
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思
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
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

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
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
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
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
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
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
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
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奚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

有耳者所共聞竊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中外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中外之分其界限在疆域中中外外正也中不中外不外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于人

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人類不亂於禽獸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與人類中之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正人類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確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人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

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脈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歿其社稷臣必歿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中必統夫外外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

之策天冠天履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相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子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步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

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子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干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夫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殊甸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

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爲人物亦得其所以爲物天由是而得以爲天地由是而得以爲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爲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其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爲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學の後序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僭孔子愚則牙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旣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

世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

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
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
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
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
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
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
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
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
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
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

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
其第十篇傲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
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
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
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
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
處耳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
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
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
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

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旣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焉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贈廉州邢知府序

嶺海之民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爲甚就三郡論而廉尤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朝廷從巡撫大臣言推廉郡太守林君於臬司俾巡海以北而輯寧其人民乃以戶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補其處特賜璽書而付以守禦撫安之任命旣下凡嶺海人士寓京者莫不欣忭嗟歎以謂五六年前蚤有此舉則此方生靈當不至於此極也言而繼之以太息流涕者有之或曰廉郡得邢君固幸矣而邢君以名進士通朝籍筮屬地官持心勵行固不下于人人之不必如君者往往位通顯得善地君何辜乃得此殘破之區涖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石實不及江南一小邑也雖有才能

將安施乎子曰此正朝廷所以用邢君意也夫居官于善地雖以中人之才苟有志焉皆足以自見於時惟夫勢之不可爲力之不足以爲用則無財役則無民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見其才之大過人耳朝廷用邢君而特以有璽書之賜其意或出諸此乎雖然於邢君茲行而有以卜夫三郡治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卽有此方域有此方域則有此人民固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尙夸搆禍以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歿于寇歿于饑歿於疫歿于官軍十無二三矣失今不爲之所吾恐數十年之後併與所謂二三者亦盡矣豈天道生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三

年一變十年一大變窮則變變則通此方亂極而治衰極而興其在邢君茲行乎君行矣其尚體朝廷愛養元元之心憫此困窮之殘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胸如之保障之休養生息之肉其骨翼其卵父母妻子其血屬隴畝其汗萊棟宇其荆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重得爲太平之民豈非君之大賜哉夫然則芳名美譽與此方山川同其悠久矣裴主事秉彝郡人也喜郡得賢守而鄉人將有蘇息之期求子贈言子家與廉鄰於是邦有被髮纓冠之義故亦喜而爲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大守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乃去郡守之尤
無良者慎擇其人以補其處于是擢南寧府同知天台蔡
君廷白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命既下議者謂君以通練
之才處畿甸之間當繁劇之任尚不足以盡其用今顧置
之遐方之域山窮水絕之處以臨夫侏儻鄙野之民不亦
枉其才邪余曰不然此政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內地
華民禮義素明風俗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才因其俗而
施之以新政若因丘陵川澤以爲高卑用力少也若用健
馬駕輕車驅馳于康衢大道之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無
俟於擇焉若夫官遐外之地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

政以變其舊俗曷以異于平地方覆一簣平範我馳驅於
荆棘阨塞之間乎用力多而齟齬難行也必矣非慎擇其
人曷足以勝其任哉雖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夸而班史
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脩庠序之教於桂陽
者衛子產也行嫁娶之禮於九真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
貨於合浦者孟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
也君誠不鄙夸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
化之異時之傳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
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
言贈行而以屬予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爲君勉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李仲此三四先生者使生當唐盛時當與韋蘇州柳柳州輩相頡頏溫李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繼者已寥寥然若今順德鍾君必華亦豈多得者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及仕知賓沔二州政聲與詩名日颯颯乎著夫人之耳韓子所謂性能而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識今以九年秩滿需選京師始會君於寓所目其容偉如也耳其言溫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明盛時格調不凡音響清越蓋有得于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有過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

士也居無何拜命陞知廣右太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白晝錦衣榮歸故里或者豫喜以爲君榮嗟乎此淺之爲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豈足爲君喜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益得推詩之用以見之民治使民曉然而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言是則可喜耳自三百篇後詩之足以厚人倫美教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風雲月露草木禽魚作者日多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下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聲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真如丹砂空青世外物寶何益

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韋柳之位廣詩之用以導化
邦人感發其善心宣導其湮鬱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
平之民翕然太和真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
能詩者必歸焉而與韋柳並傳於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
爲鄉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周於事無所不能而余獨
以詩爲言者舉其長敘諸卷端使人知求君於大而區區
所以眩俗者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古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戶部主事陞
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府知府同年登
第者至是往往擢長方面或佐都臺而君乃始得一郡所
轄僅二縣戶僅踰萬數疆域人民靡可視江西南一堂縣
命旣下朝士大夫多爲君不平焉鄉人在京者來徵予言
且舉衆言以諗予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也疆域雖狹人
民雖渺而風俗素淳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大比登
鄉書者幾居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者無虛榜由乙
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不出數百里而其人生
者散見於千萬里之外版圖僅餘萬戶而其天民之秀分
布中外者無慮數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
人才多寡爲大小風俗醇薄爲上下而戶口之登耗不論

焉得郡於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所學矣乎自予居京師多與其賢豪游頗知其民風士習之詳所謂豪俠之徒武斷於鄉曲者無有也圍奪之家豪植以爲強者無有也告訐之徒珥筆以健訟者無有也舞智之吏構禍而忤害者無有也椎埋之盜陰穢而公剽者無有也訾毀之言巧言而醜詆者無有也暴悍之俗好勇而鬪狠者無有也宦家子弟恃其父兄之勢而公造請托者無有也倦游士夫假以嘖笑之態而詭辯阿悅者無有也於凡天下古今所謂不美之事薄惡之俗於茲郡咸無有焉豈非善地乎蒞善政馭善民而爲之師帥父母豈非幸哉雖然予所聞昔前

二十年之故也風俗遷移歲異而月不同今日其尚然乎哉否耶予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味之果有如向所云云者乎無也雖然君子盡其在已者而已彼之有與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不盡盡之之道何如平而已矣何也吾爲人之郡之守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吾之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守吾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與否吾固嘗是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之非之於吾乎反觀內省彼是者之是吾從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從而非之亟以改如是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則以爲欲平其政

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實肆其毀譽之端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爲之官之贈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於鄉人鄉人中最相厚者羊城則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領鄉薦慨然有志當世以爲今世仕者非進士科不必得顯官孳孳焉畱心舉子業於凡經史子集苟可以資爲文者罔不研究而於三百五篇詩用功尤深歲甲戌初試南宮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知

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三試皆然乃喟然歎曰吾之學未必不如人也而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選調得瓊州府同知予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况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予友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覆庇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外垂白老親亦將賴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闔北望之思是則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予心安乎且予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予一日少長焉則固兄視予矣凡其之官或內

或外子皆不能無贈處之言而况于吾郡乎則其所以勸
勉規儆之者又不可以但同衆人也請問崇敬所以違膝
下去鄉井間關萬里外歷十數年以希朝命之榮也果誰
爲乎亦曰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崇敬一舉卽登高
第可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畫錦還鄉而慈闈
以解其離憂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以施其政教乎
否也三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仕籍卽階筮秩縷金以
爲衣縷銀以爲帶便道還鄉稱觴獻壽母子兄弟敘天倫
之樂以爲族姻閭里之榮况所得者大郡地方三千里支
郡三面屬邑十人民數十萬家又當鄰郡凋弊之秋而獨

富盛安樂如平時出則飛高蓋躍溟池綠駿鳴騶載道前
呵後擁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過人則居黃堂據高座屬
吏抱簿書魚貫以進輿臺皂卒左右侍立屏氣側耳以聽
其處分回視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事大僚惴惴然逡巡
却立如新婦之事嚴舅姑然一出詞一吐氣不敢少肆果
誰爲多哉雖然得之榮旣踰其限則失之辱殆有甚焉者
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惟勤惟畏其庶幾乎蓋勤則
無迨事而上之人不能目我以罷輒矣畏則無肆心而上
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矣而又守之以誠濟之以斷本之
以仁恕則在崇敬者可以常保其榮而在予者亦得以常

恃其幸矣夫豈但一身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之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於世也豈止一人不謂其非也而又有之則其幸之於身也

